

一头搓成爱 一头搓成味

□邵庆芳

平时我也很少吃麻花，但逢年过节，我还是会炸一些，和奶奶当年一样，和面、醒面、揉搓，把一根根长长的面条，一头搓成爱，一头搓成味。

小时候盼过年，主要盼两件事，一件是奶奶给我炸麻糖，另一件是等父母寄来新衣裳。每到快过年时，爷爷总会哄着我，要听话点、勤快点，等杀完年猪让奶奶多炸点麻糖给我吃。明知是哄我多干活，但为了嘴巴，我还是爱听。勤快点就勤快点，反正干完活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把哄我的话变成现实。至于办法，我有的是。我知道爷爷奶奶的软肋——他们最怕我想爸妈，最怕我坐在路边去等爸妈。或许是油田工作的特殊性，又或许是为了多给我和弟弟妹妹攒钱，爸妈一般是不回家过年的，但也一定会给我们寄新衣裳。而奶奶最怕看见我小小的背影里孤独的等待，所以，但凡是他们认为我听话

了，啥都能满足，比如炸麻糖。我的老家就是电影《隐入烟尘》里那样的大西北模样。在我年幼的记忆中，村里炸麻糖应该是我家最先开始的。那时全村就我父母在外工作，见识相对多点，偶尔回家，妈妈会带回来我们没见过的吃食，奶奶也会模仿着做给我们吃，麻糖就是妈妈带回来后奶奶学的。在我们那，饺子叫“扁食”，麻花叫“麻糖”。过年，是庄稼人一年里最能舒缓慰藉肠胃的时候，而爷爷奶奶一辈子在农村，也是村里劳动力最单薄的人家，但他们不以为然，毕竟经济上还是相对宽松的，对我是有求必应。只是我比较调皮，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，除了上学就爱爬山下河掏鸟窝，就是不愿意干活，尤其是在天寒地冻的寒假。每年腊月二十三以后，等杀完年猪炼完油，奶奶就开始用新鲜的猪油炸麻糖，虽说叫麻糖，其实多是咸食，加个“糖”字，像是加深了年的浓郁氛围。奶奶炸麻糖用的面粉一定是家里平时不舍得吃的那种，辅料有鸡

蛋、椒叶、盐、糖等，炸麻糖用的油是胡麻油，爷爷自己种的胡麻棒的，特别香。奶奶从面缸里挖出三四碗面倒入盆里，从鸡窝摸出几个鸡蛋，化点大油，椒叶擀细碎，按自己揣摩的比例加水和好，反复揉搓面团，均匀揪成面节。再给盆底刷油，把面节一个个搓好盘在盆里，等面醒发好了，再搓成细条拧成麻花。奶奶搓的麻糖一般是三股，粗细均匀，光滑玲珑，样子特别好看，像我的长辫子。等所有的麻糖都搓好后，就开始烧锅，等油开始飘香时，奶奶两手轻轻地从两头提起麻糖放进锅里，接着用高粱秆特制的大长筷子翻拨整形，麻糖在锅里翻腾一会儿就成了金黄色，等熟透了炸脆了，夹出一个放在案板上，不烫手的时候就让我拿着赶紧走开，不是怕我多吃，主要是我围在灶台边有碍奶奶操作。只要有好吃的，就是走到村口我也不嫌远，还能给其他小朋友炫耀一下或分享一点。吃着麻糖，满嘴香脆酥透，吃完连手指都要舔一下，这样的美好时光直到八岁离开老家为止。

记忆中的麻糖和我的麻花辫很像，所以我对这种吃食印象最深刻，现在想来，或许是奶奶亲手做的缘故。我从小就留很长的头发，垂到小腿肚的那种。每天天不亮，奶奶会把还没睡醒的我从被窝里提起来，我半闭着眼睛，奶奶就认真地给我梳头。长长的头发被奶奶分成粗细均匀的三股，再左右交替编成辫子，像搓麻糖一样细心，把本是调皮好动的我打扮得有那么点文静。奶奶说女孩子留长辫子最漂亮。管她漂不漂亮，反正又不是我梳，就像炸麻糖，管它复杂不复杂，我只是爱吃。如今，当我再想起小时候奶奶炸的麻糖，想起我的麻花辫，想起过世的奶奶，思念就如同曾经的长发缕缕缠绕……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，都不太吃油炸食品了。平时我也很少吃麻花，但逢年过节，我还是会炸一些，和奶奶当年一样，和面、醒面、揉搓，把一根根长长的面条，一头搓成爱，一头搓成味，然后留给我的孩子，送给我的亲友，一来尝个鲜，二来增加点年味，再就是为记忆中的那些往事。（单位：黄陵矿业）

看 戏

□李拴伍

小时候看戏，重在看热闹，如今年过半百了，回味儿时看戏，才悟到那吼出的秦腔便是社会，是人生。

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大队突然开始排“老戏”了，什么是老戏？原来是传统的秦腔戏，戏衣华丽多彩，头饰华美，珠宝闪亮，官帽两个耳朵不停地上下摇晃，脸都画成峨眉红桃，花脸、红脸、白眼窝的，有坏人奸贼，有小姐丫鬟……关键是吼唱，西北汉子那种豪迈粗犷、有磁性地唱。

起初，全县只有我们村子有老戏衣。大队有个姓秦的秦腔老把式，几乎所有秦腔戏都会，无论是生、丑、净、旦的角色，还是本戏、折子戏，都熟背于心，是我们村秦腔戏的总教练，秦老汉珍爱那好几大箱戏衣，视戏衣为生命，将戏衣藏于窑洞内保存了下来。

晚上，秦老汉窑内可热闹了。煤油灯下，二十多个男男女女的社员，有背台词的，比画动作的、拉弹曲子的，都在排戏。虽然大多不识几个字，但都努力排演着。我几个晚上看排戏，竟然记下了《十五贯》里那个衙役的台词。一部戏要排一个多月或更长时间才能上台演出，但叔叔伯伯们坚持着，认真排练着。

戏台是用椽、门板、木板、帆布搭成的露天台子，前台是演出，后台是演员换衣服、放道具的地方。台下小木凳上坐的站的大多是上了年岁的，站在台口一看，黑压压一片，眼睛都盯着台口。突然，板胡、二胡、锣鼓、锁啦响了，戏开了。有的演员缓缓踱步出场，有的急急翻个跟头出场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拉开世道的大门，台上的人、景、物、情都有了现实人的灵魂。



小时候看戏，就图个热闹。走时，母亲让我换身衣服出门，给一二毛钱，看戏中买个哄嘴的东西。在戏场，我基本是在台下乱窜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感受人挤人的热闹，先在本村看，然后跟大人到十多里外的村子看。热闹中，也记住了不少戏，《十五贯》《三滴血》《铡美案》《千古一帝》……分清了好人坏人、好官坏官，看出生、丑、净、旦，能感知苦难、欢笑、幸福，原来戏在演绎世间百态，人生百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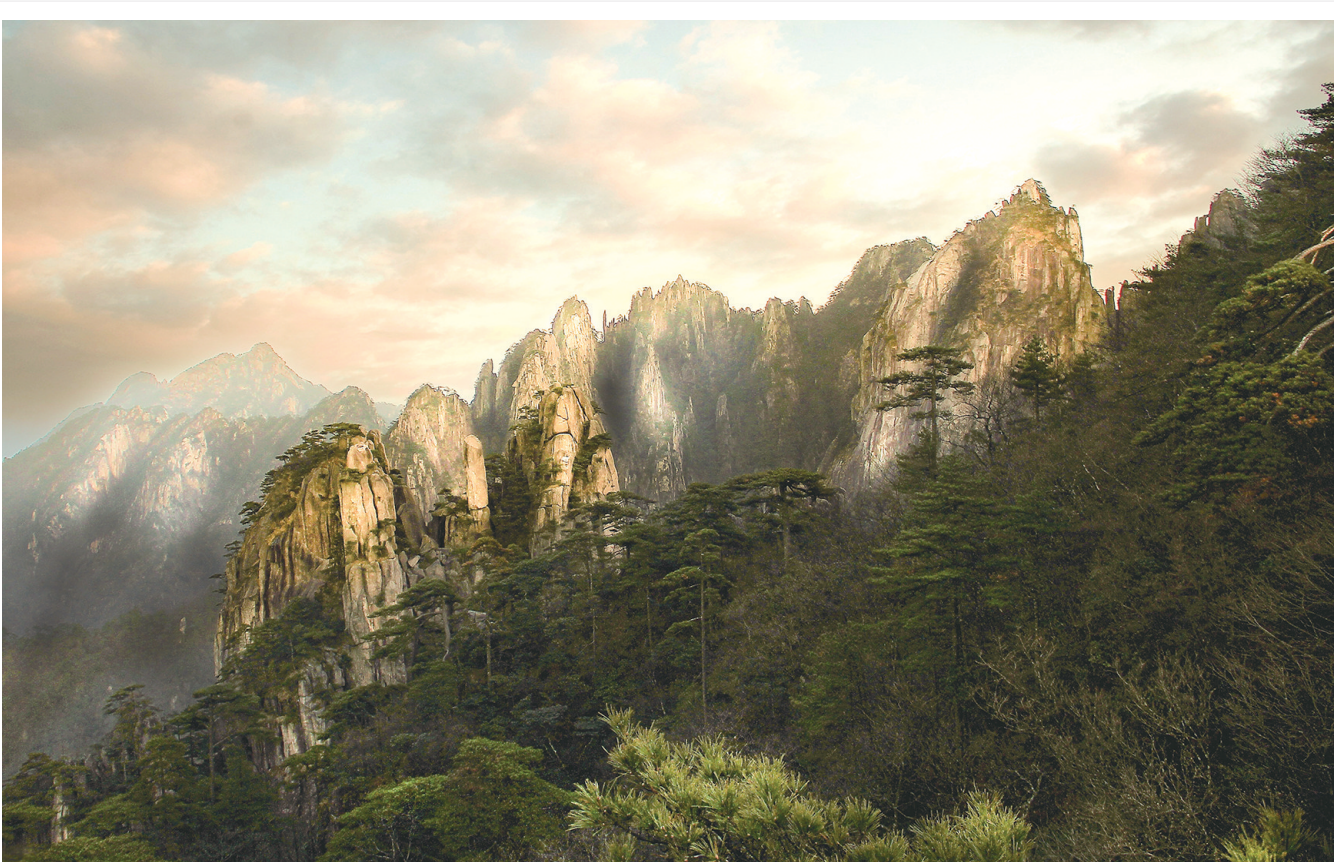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全县最好的戏班子是县剧团的，下来就属我们村上的戏班子，被称为“凤北二团”，虽然是一个村子的小剧团，但实力也不可小觑，还曾多次出市巡演。演员都是白天干活，晚上排练，逢年过节就巡演。在一个村子，一般要唱三四天，在特定的时间唱，大多是庙会平安戏，祝福五谷丰收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
我最爱看的是武戏，演员背上插着四个小旗子，身子捆绑得紧紧地，手里拿着枪、刀、棍、棒、剑等，翻个跟头劈个叉，杀杀打打，便觉得神奇威武得很，也特别对包拯、寇准这些好官很佩服。

那时的戏有大戏、小戏之分。大戏，搭台子，真人穿着戏衣唱；木偶戏、皮影戏叫小戏。木偶戏是人挑着木头做的各种木偶，穿着小戏衣，笨拙地扭来晃去，跟着唱腔做动作；皮影戏就更小了，用线挑着皮影，灯光照着影子，随腔而动。

小时候看戏，重在看热闹，如今年过半百了，回味儿时看戏，才悟到那吼出的秦腔便是社会，是人生。

（单位：宝鸡市凤翔区教师进修学校）



诗煮黄山 李昊天 摄

他们的爱情

□张引红

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，她和他分别在一个“万人平沟梁，荒坡变良田”的建设工地搞文宣工作。

一日，她路过他的工作地点，心里又热又痒地想看他一眼。爱他在心口难开。她与他同乡，他勤她好学，人品高洁，长得也清新斯文。她深爱他、欣赏他，但女孩儿很难去主动示爱的。

她轻手轻脚扒在他那间办公棚门缝偷看他，欣赏他。只见他一只手在写什么，另一只手拿块红枣发糕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的。一颗红枣掉在桌上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来扔到嘴里大嚼大咽，未了还把抓枣的手放在唇上吮吸，唏唏溜溜。她这个偷窥者，都感受到了他吃得异常香甜解馋。他那豪勇的吃相，还挠痒了她的心，让她觉得他好男人，更爱他爱得不行了！

“他好喜欢吃枣哦！”见有人走过来了，她心里美着甜着跑开了。但此后他这个恣肆贪吃的势象，刻在了她的心头，她还得出了这个强烈结论。

老天残忍，总是扼杀有情人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痴爱的他，在那两年后，他们刚负笈两地求学时，就从她的世界遁迹了，且像雾化蒸发了般，没了任何踪影和信息。

她不甘，她痛苦。欲以毅力和光明阴作赌注，苦守死等他，挑战姻缘潜藏玄机，天命不可违逆之谰语！

可是，以什么来承载毅力和打发时间，苦熬苦等他呢？

老妈告知她，老爸老妈的恩爱感情也启迪了她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先抓住男人的胃！

很快经过一番研读思悟，她心生了一个执念：学种枣树！他那么爱吃枣，红枣的营养又那么丰富。她无条件在户外种植，就在家里盆栽一棵，一来可以天天侍弄，日日把看，时时寄托对他的深切思念，打发思他想他的寂苦时光。二来她臆想，自己以这种用心用力的劳作来思念他苦等他，没准他会感应到，受到感染，重回她身边。还有，诚可感天，自己这般痴情爱他苦等他，是不是也会感化老天爷，老天爷会用他那无所不能的巨手，把他再拽送到自己跟前呢。

她开始用心勉力种养枣树！

瘦小的她，求人帮忙买来了一个大大的陶瓷盆，淘来了最优等的枣树苗，脚蹬手撺，大阵仗地种养枣树了。

浇水施肥防虫、翻盆剪枝嫁接，她苦学苦练，像个高手，每样每步都能高标准高质量地操作完成。

头一年，那半人高的枣树只是一身葱茏蔽藏示人。它在积蓄能量强根壮身板。

第二年，开花见果了，随四季演绎了很多动人景致——春打六九头，那枣树叶孑一似才出生的小猫眯睁开绿眼睛，露出了绿豆大的小叶芽，虽然只能走近才能看清楚，但却令人欢喜莫名：枣树活着呢，吐芽开长了！此时，她总在幻想着、期盼着，他会在一个什么地方，眨着那能远感远望的眼，感知到也看到了她种的枣树在伸吐新枝芽，和她一样惊喜快慰。

3月中旬，那枣叶芽就长得跟成人眼睛那样大小了，绿油油、翠生生。她又额头手祈祷他能看到，能感受到生命神奇的自生能力，极是欢喜！

4月下旬，枣花开了。5个花瓣，金黄金黄的，像天上的星星飞下天幕挂在枝头。花香阵阵飘满屋，那香味让人忍不住吮吸。她多希望他也闻到了那扑鼻的香气，令他心扉美了醉了。

6月下旬至7月初，挂果了，还挺多的。看到收获果实，她喜不自胜，那果实格外惹人怜。先似青绿色翡翠珍珠般大小，晶莹光润，让人忍不住一个劲儿地想趴在跟前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；又似小拇指大小的半边红半边绿的小弹球，让人不由得想逗弄它。她急切地猜想，他能感知到、看到吗？他那有力手掌，可千万不要情不自禁，伸过来拽逗它呀！

8月，果实成形了。好怪好稀奇，大概是她试着嫁接了不同品种，这一棵枣树结的果子竟是两种模样：一种圆球状，一种橄榄状。圆球的胖嘟嘟，好萌。橄榄形的像女人的红唇，好美好诱人。她端详着那红唇般的枣，无声地笑了：他一个很正常

的男人，看到这么香美的女性红唇般的枣，应该很想亲吻下。

10月底至11月初，枣儿成熟了。那圆球状的枣，红艳得刺目惊心，似乎随时都会燃烧成小火球。那橄榄样的枣则呈黑红色，像琥珀，让人感到很有内涵，很是名贵，食之都会不忍下口。还大丰收了，收了160多颗枣，有一竹篮呢。那迷人香甜的枣味，多日绕梁不绝。她不由得在心里高喊：你看到了没，赶快像当年拣起掉在桌上的枣那样，抓起来大享口福啊！

枣儿甜美，人在何方？！

年年岁岁，枣树吐芽、开花、挂果、丰收。

年年岁岁，她把新枣换旧枣，高挂于阳台，等他携风带雨归来享用。

年年岁岁，流光无情，似风刀霜剑，摧她红颜，白她青丝。

年年岁岁，她都等无果盼无着，不得他半点音讯，遑论聚首亲昵欢爱？！

然，初心不改，坚如磐石！

那棵枣树老迈了，她无语含泪，又新栽种了一棵……

一日，一个同学在班级群里连着几番呼叫她，说有人在急切地找寻她。

相视，无语，哽咽，拥抱。阴差阳错，

考验真爱，这么多年，他也一直在苦苦地找寻她、等待她！枣树旁，他吃着她捧上的枣糕，好享受！她抚摸着他挂在自己胸前的枣形琥珀坠，热泪流！秋来桃花灼，无比难得。她与他如火般相爱，爱期无垠……

这两天晚上会听到许多烟花爆竹声，我想起在《人生大事》里，莫三妹把他父亲的骨灰放成烟花的情景，不知道这个创意你觉得怎么样？人生在世籍籍无名，离开的时候能化作绚丽烟火照亮夜空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真的很酷，不是吗？

说实话，我对你生病之前的印象很模糊，这两天看到旧照片，才想起你原来的样子。那时候，你是那么神采飞扬、自信潇洒，骨子里散发着阳光帅气。我最喜欢你穿着坎袖、脖子上挂着摄像机，戴着墨镜的那张照片（我记得那曾是你的微信头像）。挑起的眉宇里透着张扬，随性的姿势展示出一览众山小的气派。你给自己的微信取名“探路”，你应该真的很喜欢自由自在地遨游，去探索未知的路，因为那时的你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面对未知事物的勇气。

虽然后来疾病禁锢了你肉体的自由、削弱了你的精神，但你从未停止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，你还是喜欢搜寻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店面，你的朋友圈里虽然都是转发的公众号文章，但几乎都与吃的玩的有关。你爱买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和饮料，每次被嘴馋的我发现时，你都会说：“吃吧！本来就是给你买的。”你囤在冰箱里的可乐被我喝了一罐，我想你肯定还会说：“喝吧！想喝就喝。”现在你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探索属于你的未知道路了，你的手脚不再被束缚，你的精神不再被折磨，不知道你第一时间想去什么地方，如果拍了照片，请在梦里给我看看。

对了，你知道《阿凡达2》上映了吗？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班里的同学都在讨论阿凡达，我还以为他们说的是“阿凡提”，不过好在不久你就带着我和哥哥姥姥一起去了，让我不至于和同学没有共同话题。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看那么长的电影，真的很精彩。等我看完第二部后，告诉你有没有第一部好看。

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的记忆好像都是零零碎碎的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不经常见面了，但一起出去玩的次数居然还不少。刚上大学的第一年冬天，还是你带着我和哥哥去爬城墙，那天的双人自行车真的很好玩，如果有个后座能带上你就更好了。爬完城墙你还带我们去吃了最正宗的粉汤羊血和酸汤水饺。我们好像一起在城里逛了好几次，你总是知道哪里有好吃的、哪里的东西最正宗，简直是行走的高德地图。那年冬天我们还一起去了水族馆，在观光隧道里总拍不到一张干净的背景。去年国庆我们又一起出来玩了，在靠近山里的地方逛了逛，有山有水有鸭子，惬意又舒适。

我知道你离开前心有不甘、有所挂念，但不用太担心，我看过《寻梦环游记》，知道每年你都有机会回来看我们。这两天晚上会听到许多烟花爆竹声，我想起在《人生大事》里，莫三妹把他父亲的骨灰放成烟花的情景，不知道这个创意你觉得怎么样？人生在世籍籍无名，离开的时候能化作绚丽烟火照亮夜空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真的很酷，不是吗？

我知道我们都很爱哭，但是哭久了真的会变不好看。我去医院看你的那次，你哭了，我也哭了，即使我们都知道哭解决不了问题，但那是表达情绪和宣泄悲痛最直接的方式。你的离开，让我彻底意识到，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。现在仍然不是可以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倒不如说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警惕。不过，总有一天我会出门走走，去你去过的名山大川、名胜古迹，还要去你没去过的未知土地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我很幸运有你这样的舅舅，我会一直想你！

冬日随笔

□李雯

几日来，雪落，风亦起，雨雪相加，断崖式降温。雨雪似吻似泪，淋湿了脸庞，醉在雪里，看叶的寂寞，花的孤独。雨如多情的女子，拨动着琴弦，低吟浅唱，似在诉说着秋收冬藏。如烟似雾，千丝万缕，绵亘在天地之间，婉约成一行行诗行。

冬至之后，看那昔日枝叶茂盛的林木，不管是风的追求，还是树的不挽留，那黄灿灿的银杏叶，蝴蝶般飞舞，悠然地飘荡着落入地面，完成了它们一个年度的生命历程，回到了它们的归宿之地。终究还是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化作春泥回报大地。曾经一位哲人说过：“飘落是一种过程，正视飘落才会成熟。”当它飘落枝头的时候，我们可曾想到来年春天，枝头又将是嫩绿一片？

冬至后的这场雪，清凉着人间烟火中那些柴米油盐的琐碎与平凡，却也深刻解读着诗与远方。雪敲打地上水洼，溅起水花，向谁诉说生活的辛劳和艰苦，又有谁耐心听你诉说诗与远方？季节可以交替，岁月可以轮回，可人生没有彩排，只此一遭。在人生舞台上，我们只是或悲或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罢了。人生短暂，过往尽是阒阒，何必在意那么多呢！捡起落叶，沿落叶飘零的方向，寻觅落叶曾经的花前月下，曾经的风华正茂，曾经的少年，曾经的梦想。

这场雪，让我这个怕冷的人不由得裹紧大衣，戴上口罩，突然想起一句话：口罩的好处——防风防疫，遮丑遮阳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立足于冬天的荒秃，回看的秋色，眼下还是收获的每一天，因此事实上都是值得去看和珍惜的。

秋去冬来，毕竟又带来了新的轮回。大自然的周而复始，总会让人们绝处逢生，带给人们以新生和力量。每个人总有一段孤独甚至有些落寞的日子，被旁人误解，被现实嘲笑。自己只有小心翼翼地将梦想藏在心里，怕被时光遗忘蒙上灰尘，时不时提醒自己：道阻且长，知行合一。珍惜所有，珍惜眼前，珍惜生命中的感动和愉悦，记住友谊和支持，感恩帮助过的人，看淡人生的起起落落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工作，去生活。（单位：咸阳市武功县电信局）